

營志宏評論

營志宏 著



香港

D675.800.92
2010/1

營志宏評論



營志宏 著

營志宏評論

著者／營志宏
發行人／黃溪南
出版社／海峽學術出版社
地址／(116)台北市景興路193號4樓之7
電話／(02)8663-2559 傳真／(02)8663-2466
劃撥帳號／19389534 戶名／海峽學術出版社
電子信箱／sreview@ms47.hinet.net
台灣總經銷／問津堂書局
地址／(100)台北市師大路165號
電話／(02)2367-7878 傳真／(02)2367-7431
書局門市批發／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／(231)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2弄2號4樓
電話／(02)2219-2080 傳真／(02)2219-2180
印刷排版／輪速印刷有限公司
電話／(02)2226-4796 傳真／(02)2226-5250
初版／2009年5月
定價／220元

ISBN 978-986-6480-05-8

※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※



郁序

志宏從洛杉磯打電話給我，要我給他的新書《營志宏評論》寫序，我很高興的答應了。

認識志宏已經十多年。新黨創建前後，我經常到美國訪問，一方面宣揚理念，一方面為新黨尋訪傑出之才。志宏是洛杉磯的名律師，一般的律師都忙著賺錢及享受生活，而他卻惦念著台灣，尤其是懷著一顆中國人的心。

新黨提名志宏先後擔任了僑選國大代表及立法委員。別的黨的僑選民代大概舉手表決也就算了，志宏卻衝鋒陷陣，犀利問政，經常上媒體為新黨的主張發聲。他是立法院第一個由僑選立委出任的黨團總召集人。休會期間，他常隨我到全美各地巡迴演講，志宏律師出身，口才便給，又是一腔熱血，其言語常能感動振奮人心。

新黨在七年前的大選中重挫，志宏也失掉立委的席位。在那段新黨災難的時期，他堅貞而有為的表現，讓人印象深刻。「板蕩識忠臣」，我們覺得當初拔擢及倚重志宏是正確的。

志宏是擅長寫作的，他在留學生時代，就以〈論中國統一問題〉，獲得《時報雜誌》的「第三屆評論文獎」。他的文章，有學法律者的嚴謹，學政治者的學理；這並不意外，他本來就是先學政治後學法律的。除此之外，他還有一般法政學者所沒有的文學底子，這六十篇評論文，即使拿寫散文的標準

看，也都是讓人願讀之再讀的好文章。

我覺得本書最難得的是，文中所鋪陳的理想，展露的抱負，洋溢的熱情，和無所不在的對家國民族之愛（見第47篇〈改革開放三十年〉，第49篇〈看中國重振遠洋雄風〉）。它並不是只做時事評論而已，而是一個知識份子把胸懷剖出來給大家看。對亂臣賊子的撻伐不遺餘力，但讀者若仔細看，就會發現他「罵人不帶髒字」，顯示了高知識份子的風格。時而顯露對政客與時局的失望（第52篇〈厚黑學與台灣政客〉，第54篇〈君王論與台灣政客〉），卻以頑笑之語寫之；時而有對偽善者的厭惡及對苦難大眾的同情（第50篇〈誰還在乎泥腳板？〉），展示了一顆俠義之心。

這幾年，我多次訪問大陸，並在大學中為新一代的知識份子演講，就是盼望兩岸進一步的相互認識與交流，共同創建中華民族輝煌的未來。

志宏雖然身在美國，我知道他了解我的用心而且是支持這樣的做法的。我相信他縱然處江湖之遠，仍然不會放棄他的理想，失去他的熱情，而會以他的一支健筆，繼續寫下去的。畢竟我們都是新黨人，也共有同一個夢想。

新黨主席

郁慕明

03/01/2009



自序

望著火車遠去的狗

小時候身體不好，別家的孩子在巷子裏追逐打鬧，我最大的興趣卻是在家「讀報紙」。那是從報頭讀到報尾，由國際新聞讀到分類廣告，我就是這樣開始認識這個世界的。來家裏訪問的客人，常看到一個七、八歲的小孩，趴地板上埋頭讀報，而以為異事。

我不知什麼時候養成對時事的敏銳感的。只知道初中時代表省立板中得到台北縣時事測驗第一名，高中時又代表成功中學得到台北市的第一名。在這樣的比賽獲勝對我來說毫不費力，根本就不需要準備。那個十幾歲的少年不知天高地厚，自詡天下事已了然於胸。

第一次寫政論是在高中的時候。那時我擔任校刊社長，《成功青年》就是我海闊天空寫評論文的園地。記得當時寫過「印巴戰爭」，可笑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國家至今仍怒目相對，隨時可能再打一場。我也為批評李敖，一位擁李的學長向我開火，因而打過我生平第一次的筆戰。那時對打筆戰有高度興趣，不像我寫本書各篇時，不斷受到「綠色小朋友」的挑釁，我都嗤之以鼻而不應。

台大畢業去政大考研究所，「國際政治」那一科出現了一

道書本上沒有的怪題，「最近英國首相訪問蘇聯，回國時倫敦機場有人張著雨傘去迎接他，而當時並未下雨，請論述其代表何意」？看到別的考生都搖頭撓腮不知如何下筆，我幾乎笑出聲來，知道此科必中。原來那是以「張伯倫（走訪德國向納粹低頭的戰前英國首相，以帶雨傘著名）的雨傘」作暗諷，只讀教科書的考生哪裏會知道？一科共四道申論題，我這二十五分全得，別人一分沒有，你想我還有不中之理？

到美國改唸法律，學成後就在加州執業律師。中間曾熱血澎湃地響應新黨運動，並回台擔任過立法委員和國大代表。這才發現搞政治真的是要耍手段，講心機，會包裝，搶鋒頭的，自以為「天下事已盡在我胸中」的自己，竟然不適應這樣的氛圍而鎩羽而歸。

「五十而知天命」，既然知道天命不在我，那還有什麼好說的？只好寫寫政論而已。《營志宏評論》就是這兩年我在執業律師之暇，敲打電腦鍵盤出來的。前一半是我在北美《城市雜誌》上的《營志宏評論》專欄，後一半則發表於《今日新聞》電子報，也有幾篇刊於美國《世界日報》。內容則以台灣，大陸，及美國的人與事為主，那到底是我主要的關切。

我檢視這六十篇文稿，自覺前後風格上也有所變化。卷首篇〈大俠黃衫客〉寫於兩年前「綠色王朝」時代，不免有些激越。如今馬英九執政，雖然覺得他像是「劉皇叔之子」，常讓人唉聲嘆氣，但基本方向不至於差離太遠。因此越到後幾篇，越多了些頑笑話。

新黨郁慕明主席，為本書寫了序。十多年前，郁先生來美

自序

訪問造成新黨旋風，我也在那時追隨他走入新黨的行列。回首前塵，新黨起落，物換星移，的確感慨甚多。這幾年郁主席獨木支撐新黨於不倒，其中辛苦不足以與外人道，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更感佩郁先生！

文稿刊出期間，反響是一直不斷的。兩岸三地色彩各異的網站，經常轉貼這些文章。綠色人士的叫囂，我一向置之不理。讓我珍視而感謝的，是來自各地同懷「愛民族之心」的朋友們的鼓勵。在我E-Mail List上的一些朋友，常有賜教，我把幾篇列入「迴響篇」，一同刊出。

寫完六十篇評論稿後，忽然感悟，我這是在幹什麼呢？當年在立法院議場上「口沫橫飛」（借用徐恩奎兄在「迴響篇」文中語），沒人理你；寫了六十篇稿子，月旦人物，評論時事，還是沒人理你！政治人物為其所為，誰會把知識分子的諍言放在心上？你這裡「兩岸猿聲啼不住」，他那裏「輕舟已過萬重山」，就像是當年在立法院挨了一頓罵，坐上黑頭車走了的政府首長，依舊嬉皮笑臉我行我素。

我因此決定，出版此書後，再也不寫政論了。因為我知道，即使熱情洋溢地追趕吠叫，其實還是一隻「望著火車遠去的狗」。而那隻狗，的確難忍火車遠去後的落寞！



目 錄

郁序：郁慕明／I

自序：望著火車遠去的狗／III

卷首篇：大俠黃衫客／2

一：「老番頭」說他不是台獨／5

二：王董事長蒙難記／8

三：馬英九被起訴之後／11

四：民進黨搞的文化大革命／14

五：四大天王 粉墨登場／17

六：「民族敗類」選總統？／21

七：陳菊暗夜拆銅像／24

八：《移民奮鬥法案》有待奮鬥／27

九：四大天王 扭打一團／30

十：紅衫軍的迷惘／33

十一：黑堡校園槍擊事件的省思／36

十二：阿扁政府悍拒奧運聖火入境／39

十三：諸王相殺 血流成河／42



- 十四：小馬哥大戰謝八力／45
十五：青春鐵馬行何處？ ---談馬英九的選戰策略／48
十六：蔣中正的功與過 ---蔣友柏先生知道多少？／51
十七：「馬王堆傳奇」落幕，誰來晚餐？／54
十八：老皇民參拜靖國神社／57
十九：立馬中原安天下，蕭蕭雨歇戰八方／60
二十：臭臉公主罵大街，驚世媳婦咒公爹／63
二一：馬英九，謝長廷，與「外來政權」／66
二二：謝長廷先生在美國／69
二三：美國國會為慰安婦討公道，台灣的政府在幹什麼？／72
二四：黃旗飄揚十四年／75
二五：九局下半，阿扁投手瘋狂暴投／78
二六：綠色義和團赤膊上陣／82
二七：《太湖船》與我的太湖夢／85
二八：「袈裟革命」與「律師暴動」／88
二九：我所知道的首仙仙／91
三十：「兩個國王」的「兩件新衣」／95
三一：希樂蕊加油！／98
三二：小龍女的綠色新希望／101

- 三三：「拚命三娘」的行事風格／105
三四：有識無膽的新政府／107
三五：那個魏京生到哪裏去了？／109
三六：關雲長「讓道」釋曹操，葉盛茂「吃案」救阿扁？／111
三七：漢下白登道，胡窺青海灣--美國總統大選兩黨開打／114
三八：沒人知曉的「外交休兵」／116
三九：中華民國的政治實體地位／118
四十：小龍女何不退出江湖？／121
四一：支持加州「反同性婚姻」提案／123
四二：小龍女變成「暴龍女」？／126
四三：「掛羊頭賣狗肉」，與「掛狗頭賣羊肉」／129
四四：冷眼看馬英九半年執政／131
四五：「歐」巴馬的譯名有沒有「黑」的意思？／136
四六：士大夫的風格與品味／138
四七：改革開放三十年／142
四八：擲向布希總統的兩隻鞋／146
四九：看中國重振遠洋雄風／150
五十：誰還在乎泥腳板？／154
五一：「正藍」，「深藍」還是「孔雀」？／158



- 五二：《厚黑學》與台灣政客／162
五三：雞給黃鼠狼拜年／168
五四：《君王論》與台灣政客／171
五五：林妙可的「假唱」與馬友友的「假奏」／174
五六：秦始皇的子孫們--營姓與營姓源流／177
五七：「金廈大橋」與「金門大橋」／182
五八：崛起的中國，要怎樣看待日本？／186
五九：兩岸的「怪力亂神」／191
六十：人與鱸魚的戰爭／193

「迴響篇」

- 一：博學而後能文--我看《營志宏評論》～徐恩奎／198
二：宅心仁厚 寬容大度--讀《營志宏評論》後～周 愚／201
三：需要一個啓蒙運動～徐新生／207
四：關於〈崛起的中國要怎樣看待日本？〉～馮瀚璋／208
五：還要繼續吠！--讀自序〈望著火車遠去的狗〉～徐恩奎／212

營志宏評論



卷首篇

大俠黃衫客

在唐代的古長安城，有這樣的故事：

詩人李益正值年少，青春和他的才學一樣地豐厚燦爛，常流連於歌樓酒館。在那裡，他遇見了名門之後因祖上獲罪而誤入風塵的霍小玉。小玉才貌雙全，見到能寫下「嫁得瞿塘賈，朝朝誤妾期；早知潮有信，嫁與弄潮兒」名詩的李益，哪裡能不傾倒？或許在她心裡，真以為自己委身以事的李益，是有情有義不誤妾期的弄潮兒罷？

痴心女子當然事與願違，大詩人豈是屬於她一個人的？早拋下她不知到哪裡偎紅倚翠去了。小玉一天一天的消瘦下去，已經命在旦夕了。

當時的長安有一傳奇人物，身著黃衫，跨乘駿馬，來去無蹤。劍擊豪強，濟助有難，專管人間不平之事。人不知其姓名，乃稱之為黃衫客。

一日，李益正在青樓上與眾女調笑，黃衫客忽然不知由何方而至，縱馬登樓，挾起李益急馳而去。黃衫客來到霍小玉家裡，將薄情郎攢在地上，正在小玉的病榻之前。霍小玉終於見了李益一面，完成她人生最後一個心願。

我小時候讀到上面的故事；李益和霍小玉的愛情並沒有讓

我太注意，反倒是對那個故事結尾時才出現的神秘俠客，充滿了好奇與遐想。從此在我少年的夢裡，不時出現穿著黃衫的自己，跨騎著駿馬，背負長劍，在月色下的長安城裡，尋覓打抱不平的對象。或劫富濟貧，將不義之財散給喊飢號寒的百姓；或直闖公門，取下欺壓善良貪官惡吏的人頭。

黃衫客其實只是個小人物，連個真實名姓都不知道。史書上更沒有他的傳略。最可能的是他根本是子虛烏有的人物，是受苦的人民在無助無依的情況下幻想出來的，用來自己安慰自己。人世間多的是趨附權勢的人，哪裡還找得到「俠義」兩個字？

少年時的不平不義只是在書上見到，成長後的人間苦難才是親眼目睹。在台灣，我的家鄉，虎狼們高張著叛國滅祖的旗幟，在街上呼嘯而過；貪官的家族眼看著老百姓因貧窮而舉家燒炭自殺，卻神色不改地把金銀往家裡搬，將珠寶往身上穿戴。司法正義是一個笑話；政客商賈見風轉舵奔走門路，學者專家頌德歌功鳴鑼開道；統治者成天在台上講著自己都不相信的謊話。數十年後，原先已淡忘在少年記憶裡黃衫客的身影，忽然再復在我中年的夢裡出現。

我也有一段提劍上馬的日子。幾年前，我由新黨提名回台擔任國大代表及立法委員。在中山樓內力抗明廢省暗藏獨的修憲案，於立法院中痛斥不敢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官員。雖然惡勢力是這樣的強大，我和我的夥伴們卻常有一種縱馬直闖敵營的快樂。尤其讓我高興的是，新黨的代表色正是黃色，我們在街頭吶喊時穿的是黃衣，議場抗爭時綁的是黃頭巾，我驕傲地

做了六年的黃衫戰士。

五年前，新黨在選舉中一戰而潰，我也離開了立法院。像每一個由戰場歸來的戰士一樣，常會有「醉裡挑燈看劍，夢回吹角連營」的落寞。原以為可以做到安靜地回歸本業，卻發現止不住心頭的洶湧波濤。尤其是看到綠營屢施其技，藍軍在立法院挫敗時，真恨不得單槍匹馬衝殺回去。我不時想起陸游的那首〈樓上醉書〉：「丈夫不虛生世間，本意滅虜收河山。豈知蹭蹬不稱意，八年梁益凋朱顏。三更撫枕忽大叫，夢中奪得松亭關！」

我明白，在我少年時代就在心頭燃起的那把火焰並沒有熄滅。大俠黃衫客的身影，縱然已不再在夢中出現，卻已深植在我心中。我即是她，她就是我。黃衫客雖然不能在千軍萬馬中力搏戰陣，卻仍然能在長安城的角落裡行俠仗義。我失掉了我的駿馬長劍，卻還能以一支筆摘奸發伏，直擊逆豎。

中國戲劇中，人物在出場時總要面對觀眾唸幾句述明身分意旨的「定場詩」。我回到書房，為《營志宏評論》這個專欄寫下了這幾句：

黃衫大俠騎駿馬，馳騁風雲走天邊；
槍挑竊國不義客，劍斬欺民亂世奸。
蒼天無眼生妖孽，書生有夢難自圓；
未遂生平英雄志，忍抒胸懷筆硯間。

「老番顛」說他不是台獨

被陳水扁稱之「老番顛」的李登輝這回又有新招，在接受《壹周刊》訪問時說，他從來沒主張過台獨，他主張開放中資及大陸觀光客來台，甚至還想去大陸走一下「孔夫子周遊列國的路」。

你把我們當三歲小孩呀？你不是台獨，我們討伐了十多年的台獨，都找錯對象了？是誰在任期內發明「兩國論」的？是誰在卸任之後，公開宣示中華民國應改名為「台灣國」並制定新憲法的？李登輝禍亂台灣十多年，都是以台獨為其基調；今天「台獨教父」忽然變臉，以非台獨的面目出現，想把以往的罪孽一筆勾銷，你以為我們會相信你的話嗎？

「老番顛」此刻所打的算盤是：李登輝羽翼之下的「台聯黨」式微，今年底開始施行的「單一選區制」立委選舉不利小黨，又被民進黨「拉獨保扁」搶走了深綠票，眼看就要一敗塗地，不如做一個賭博向「中間偏左」躍進，企圖攫取民進黨靠攏深綠後空出的票源，以延續政黨的生命。

另一個原因是，陳水扁積極拉攏獨派，李登輝身邊的獨派衛士如辜寬敏者流，一個個都不聽老人言去「護貪護扁」了。